

哀怨诗·半缘修道半缘君

小情歌

那些逝去的花儿

皑皑
著

哀怨诗·半缘修道半缘君

小情歌

那些逝去的花儿

皑皑
著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哀怨诗·半缘修道半缘君 / 皑皑著. — 济南:

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1

(小情歌系列)

ISBN 978-7-5328-6840-7

I. ①哀… II. ①皑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欣赏—中国
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79249号

哀怨诗·半缘修道半缘君

皑皑 著

出版策划: 胡延东

责任编辑: 姜天赞

主 管: 山东出版集团

出 版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
电 话: (0531) 82092663 传真: (0531) 8209266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js.com.cn>

发 行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5印张

字 数: 18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8-6840-7

定 价: 25.8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: 010-89712507)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成长只是一瞬间的事，突然某一个新年，你发现自己不那么欣喜，只有无尽的厌倦。回忆起往事的时候，只模模糊糊记得轮廓，你甚至不如妈妈记得清楚。但是你一天比一天爱回忆。那些陈芝麻、烂谷子的琐碎，全当珍宝一样收藏，爱过的第一个人，第一次亲吻，第一次痛哭，第一次分别。

还有那些逝去的人，他们有的在你生命中非常重要，有的只是过客，但是有些即使只有几面之缘的人，若是听说了他的死亡，还是会无端地心中惨切——因为死亡是如此决绝，它将一切可能性都完全斩断，也因此断了你一条生命的线索。那个下午，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不在了，从此那一秒变成了无依无托的空白。

随后，我们的线索渐渐断得越来越多、越频繁，每一个生命的死亡都宣告着我们生命中一部分的枯竭、留白，直到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自己，如同孤魂野鬼一样地飘荡着。

古希腊的哲学家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中有这么一句：爱人，你是我的身份证。我是谁——只有在你的目光中才能得到求证。我们在露天用晚餐，坐在一个搭在水上的木板阳台上，周围一片白色：木板、桌子、椅子、桌布，一切都是白的。路灯柱漆成白色，灯光也是白色的。天上的月亮也是白色的，将周边照得一片白。这白色让你想起死

亡？是的，这本来就是死亡。生命只存在于爱人和我之间，他人的目光只不过是对我们的祭奠。在一片白色中，任何玫瑰色的隐喻都将死亡，黑黑的花茎也不能幸存。我们与世隔绝吗？不，世界即使不能为我们提供乐趣，但至少可以提供谈资。世界是一个事物，我和你是另一个，全世界不能侵犯我们，我们可以嘲笑全世界。亲爱的，请你原谅，为了在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的穿梭，我不得不多准备了几张脸孔，在我们的世界里戏谑，在他们的世界里严肃。有时候这会让你陌生，甚至在回到你身边的时候，我的亲昵从生硬到柔软也需要几秒钟的转换时间。不过不要紧，你会重新给我的身份定义，唤起我对自己身份的回忆。你的身体上印着我的名字，我能念出声，循着声音避免迷失在那个无聊和痛苦的世界里。

因此，爱人的丢失是生命一半血液的丢失，是这世上最难承受之重。

所以元稹念叨着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所以旷达如苏东坡也一吟双泪流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。他们互为骨血。他们一经离开，过往的生命意义消失了一半，而与此同时，残酷的记忆还会随着时光一点一点流逝。

诗人在哀悼妻子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在哀悼自己不可避免也会消逝的年华。

好的、坏的、难得的、寻常的，只要没了踪影，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因为那些青春的人儿、那些青春的小鸟儿，都将不再。

目录

- 苏东坡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：一生一会 / 1
- 陆游《沈园》：有一种痛，缠绵一生 / 4
- 贺铸《半死桐·鹧鸪天》：寻常恩爱才是真 / 8
- 潘岳《悼亡诗》：最美的男人，最美的相思 / 12
- 元稹《悼亡诗》：一个人的金玉满堂 / 17
- 唐寅《绮疏遗恨·砧杵》：一生颠沛，只为相遇 / 24
- 李益《写情》：爱情，赢不了懦弱 / 29
- 杜牧《叹花》：我的美，与你无关 / 34
- 李煜《浪淘沙令》：如果世界顷刻毁灭，你还爱我吗？ / 39
- 晏几道《阮郎归》：浅斟低唱，无伤大雅 / 45
- 元稹《离思》：半真半假，半缘修道半缘君 / 50

李商隐《房中曲》：此情不似人间有 / 53

白居易《见元九悼亡诗因此寄》：旁观者的十分之一心痛 / 58

柳永《蝶恋花》：憔悴知为谁 / 62

李清照《孤雁儿》：颶风一样的女人和溪水一样的男人 / 67

韦庄《悼亡诗三首》：动心迟了一点，便是错过一生 / 73

庾信《伤往诗二首》：岁月和爱谁更长 / 78

严蕊《卜算子》：前缘总来误今生 / 85

曹丕《燕歌行》：瘦尽灯花又一宵，只因为做了那，枕边人 / 91

《古诗十九首·迢迢牵牛星》：相思泪，相思累 / 98

李煜《相见欢》：与有情人做快乐事 / 104

元稹《会真记》：如果有一个女人不流泪 / 111



目录

- 于谦《悼亡诗》：爱与蹉跎 / 116
- 吴梅村《桃叶歌》：乱世离人恨 / 121
- 梅尧臣《悼亡三首》：相看犹不足，何况是长捐 / 127
- 林黛玉《咏绿珠》：美女与野兽 / 133
- 《诗经·绿衣》：最早的悼亡诗 / 139
- 周邦彦《兰陵王·柳》：少年游 / 145
- 刘希夷《代悲白头翁》：年华易逝 / 150
- 林黛玉《葬花吟》：女人的悲剧来自于失去爱情 / 156
- 卓文君《白头吟》：美女才不怕当弃妇 / 162
- 汤显祖《游园》：面对春光莫自谦 / 172
- 纳兰性德《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》：局外人的伤逝词 / 180



戴复古《木兰花慢》：情到深处是成全 / 186

白居易《井底引银瓶》：为君一日恩，误妾百年身 / 192

沈复《浮生六记》：全中国最美的女人 / 197

邓雅《梦故妻》：家与爱 / 201

《西北有高楼》：知音与寂寥 / 206

纳兰性德《疏影·芭蕉》：优质偶像伤往事 / 214

纳兰性德《望海潮·宝珠洞》：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/ 219

姜夔《江梅引》：漂泊者将在爱情里无所皈依 / 224

苏东坡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：一生一会
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、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、短松冈。

——苏东坡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

一千年后，人们隐约还能知道王弗这个名字完全是靠苏东坡的大名，以及这首词的功劳——一个被苏东坡如此情真意切地长久怀念的女人，该是多么幸福，我们都这么想。于是她便成了一个符号，因为她的丈夫太耀眼了，她的感情，她的聪慧，全部消失在千年间的悼亡佳话里。
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这句词几乎人人会诵，用语极其简单，却没有人读着不悲从中来的。这些年我很想你，我知道你也很想我，只是我们永隔阴阳。这样的感情也许没有单相思那么凄惨，那么惹人辛酸，却更加令人悲恸。

再浓厚的感情也抵不过命运的作弄，然而，尽管命运如此作弄你我，十年之后我依旧如此想念你，而我也知道，你也是如此想念我。这种笃定足以让我们笑对一切沧海桑田——这是一份连死神也无法摧毁的情感。而我之所以如此确定，是因为我知道你爱我多深。

不思量，自难忘。

还用得着想吗？有一种感情早已混合着血液留在了身体里，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每一次呼吸都有你的影子，哪怕举手投足，一动一静之间。这样的感情一生只有一次。是的，他后来娶了别的女人，是的，他后来也爱过她们，但是请你相信，那样一次年轻时候的爱情，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的爱情，最纯洁最不设防的爱情，一生真的只有一次而已。

只有那么一个王弗，爱着他不是因为他是鼎鼎有名的苏东坡，而只是因为他们在情窦初开的懵懂时分遇见了。她爱他的才华，心疼他的傻气，担心他的莽撞。这样的爱是最真实的，就像他们是平凡烟火中最普通的一对夫妻似的。

后人说起王弗总好像是她占了苏东坡的便宜似的，嫁给苏东坡是无上的荣耀似的。

其实当年，并不是这样的。

两情相悦，执子之手。一个十八岁的少年遇上一个十五岁的少女，原本只是最简单的相遇。有人说，一个男人最该珍惜的便是少年时遇见的女子，因为彼时他一无所有，是人生中最低迷的时候，而女子的此时则是这一生中最耀眼的年华。而当男人被岁月渐渐磨砺出光华来的时候，女人最光彩的容颜早已凋零。

即使聪明机灵文采斐然如苏东坡，又当如何？还不是大志未展，前途未卜？

史料上说王弗是苏东坡的贤内助，那可不是一句虚言。苏轼曾经在墓志铭上也记载过类似的事情。男人情商低点儿也很正常，不如女人心细如发。在结交朋友上，王弗给苏轼把关审查，断定过不可靠的人后来果然被证明不可靠。这让苏轼很是钦佩和感念，我猜想，旷达奔放如苏轼，对于杂七杂八的人情世故必然是深不谙其道的。满腹郁郁不平之气也在所难免。心高气傲加上脾气倔、不知变通，也就注定了苏轼一辈子仕途多舛，可惜王弗去世早，若是一直健在，苏轼是否可避免这许多宦海浮沉、大起大落呢？

当然这些都是也许了。唯一货真价实的是，苏轼对她是又敬又爱又依赖的。婚姻专家都说，男人是儿子，男人是父亲，男人是朋友。在人生的第一次相遇上，我们很欣慰地看见，苏轼最完整的一面确实实留给了王弗。

我曾经看过一个著名歌手的访谈，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女朋友，那个时候他们很穷。某一年生日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节衣缩食地给他买了一个CD机，音色算不上顶好，但他很满足，感动得不行，当时觉得她是这世上对他最好的女人。那个CD机他一直保存着没舍得丢，听众都笑了，将它当做一段忆苦思甜的逸事来听。但是我看见那个歌手在回忆的时候，眼神变得异常温柔起来。也许时至今日，他仍然觉得那个CD机播放出来的音乐是世上最动人的，可惜已经没人相信了。

人们习惯了他的优秀，忘记了他也只是个普通人。

这世上的知己有很多种，因为人本身也有很多面。仰慕你的优点，并能跟你一起谈人生谈理想的人固然算得上知己，但是知道你的袜子到底有多臭，知道你爱吃辣不吃葱的人是否比知己更令人难以割舍呢？而王弗是两者的结合。

所以苏轼在十年后，再一次梦见了她，“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”。话语在重逢的时候都显得多余，因为他们没什么可聊的，需要互相倾诉思念么？彼此的思念，彼此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无须多说，像真理一样客观，连证明都不需要了。

梦中匆匆一见，深知此后经年。

在这样辛酸而幸福的时刻，他们唯有流着眼泪沉默。

陆游《沈园》：有一种痛，缠绵一生

城上斜阳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。

——陆游《沈园》

据说当年陆游走过的桥已经成了历史遗迹，它位于绍兴市都昌坊路南侧。这座桥全长10米，宽约3米，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小型石拱桥。原来的名字叫做“罗汉桥”，后来因为陆游吟咏过它，便被当地人改名为“春波桥”。说实在的，就名字本身而言并不算美，比起断桥来更是差得远了。如果非得从诗词里挑字取名，我宁愿它叫做绿桥，哪怕取沈园的“沈”叫做沈桥，亦或者取唐婉的“婉”字叫做婉桥呢，也不失其婉约精巧。

不过如果说这世上还有比桥更耐得起风吹雨打的事物话，那就只剩下故事了。因此如果有一天我也去那座桥上走一走，看见了一千年前陆学士见过的那瞬间的春光，我也是宁愿相信这个桥真的叫做春波桥的。

很显然，在很多年后，当陆学士垂垂老矣，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桥上的时候，记忆就像突然被打开的阀门里流出的水一样奔腾不息。那个女人去世很久了，但是每当他来到这儿，仿佛她还在，他还记得她的笑容呢，他还记得曾经在这座桥上发生的事呢，他们曾经一起来游园散步，共赏春光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。昔日的欢乐更衬托了如今的落寞，他已经老了，而回忆只能徒增他的伤心。

这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陆游，如果不是他跟唐婉之间的曲折伤感的故事，我们对陆游的了解大概只停留在中学时学过的那首诗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吧！铮铮铁骨的陆游，满腹无法实现的理想的陆游，在此时不过是一个在爱情面前无能为力的普通人而已。

婆媳关系难以相处看来由来已久了，不仅是现代女性的头号难题，也是古代女性的头号难题。只不过古代的男人不像现在一般容易夹在两边做受气包，因为在母亲与媳妇儿之间，母亲代表着某一种权威，在丈夫和妻子之间，丈夫也代表着一种权威。因此无论触犯了哪个权威，女人只有乖乖被扫地出门的份儿。有什么办法呢？

即使豪气干云如陆游，面对陆母的刁难，也是无计可施。史料上说，陆游和唐婉婚后“伉俪相得”、“琴瑟甚和”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恩爱夫妻。不料作为婚姻包办者之一的陆母，以命相克翁姑为由，不容儿媳，硬逼儿子休弃唐氏。陆游百般劝谏、哀求，均遭斥拒。于是，陆游为应付其母，将唐婉置于别馆，时时往来，被其母发现后断然隔绝，终于在婚后三年被迫仳离。后来陆游另娶王氏为妻，唐婉亦改嫁同郡宗子赵士诚为妻。

我不敢猜陆游后来对王氏怎么样，但是陆游留下的诗词每当提起唐婉都哀痛欲绝，而且每隔一些年月就要伤怀一番，这种伤悼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，一直到死。

我也不敢猜陆游在同意离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，或许他以为离婚可以做缓兵之计使，距离和时间会令他的母亲改变心意；或许他以为时间终会淡化一切，既然无缘厮守，长痛不如短痛；或许他以为他们可以互相遵守诺言，即使不能一起生活也能做到一辈子心心相印。但是事实变化太快，转眼间他的母亲就又给他挑了一门亲事，转眼间唐婉就嫁给别人了。

但闻新人笑，谁知旧人哭。如果各自没有再结婚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凄凉的完美呢，说不定时间真的能将这种生别离淡化成一阵浅浅的惆怅，等到各自心上的烙印淡去了，还是能够爬起来继续上路接受命运安排的新归宿的吧。只可惜一切来得太快，命运在他们旧伤未去的时候，又给狠狠地补上

一刀。这玩笑开大了，有点太欺负人了，连一点遗忘愈合的时间都不留给他们，何其残忍。

爱情是件很奇怪的东西，即使分手了，彼此的爱情还能拖着长长的尾音，不管是悲伤也好，怀念也好，怨恨也罢，总能余音绕梁一阵子的。一段感情真正的结束应该是另一段新恋情的开始吧，直到这个时候，前一段才算是死绝了。

而刚刚被迫分开的两个人怎么能接受世事转化得那么快？也许他们还曾经约好，离婚几个月之后就私奔，或者陆游也曾要求唐婉稍微忍耐一下，他很快就会说服母亲，假以时日就来接她回去云云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毕竟他们是深爱着的。双方的再婚使这一切变得渺茫，此生再在一起的希望趋近于零了。

一别十年，又是十年。

直到他再一次看见她。她已经成为另一个人的妻，在别人的怀里受着呵护，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。她送来一壶酒，不知道想表达什么，也许只是叙旧罢了。却将他的心湖一下子搅得又碎又乱。

他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，她原本是他的，她原本该是他的，她曾经确实实是他的——而她不再是他的了。也许他恨过母亲，恨过命运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在文字中光明正大地表达过。“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”，他怨恨母亲的棒打鸳鸯，他也对她此刻躺在别人怀里这个事情表示失望和伤心。但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然而君心何在呢？

男人在这个时候总是可爱的，就像那个懦弱固执的焦仲卿，被迫与刘兰芝分开之后再见面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恭喜你呀，听说你攀上高枝儿了。”浓浓的妒意毫不掩饰，却极其令人欣慰。就是这般的小肚鸡肠才让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在意你呀！一个是小府吏，一个是倚剑书生，却都是一般幼稚，令人心疼。唐婉也必是疼了的，不然哪能写出那样令人心碎的词句来？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

晓风干，泪痕残，

欲笺心事，独语斜栏，

难、难、难。

人成各，今非昨，病魂常似秋千索。

角声寒，夜阑珊，

怕人寻问，咽泪装欢，

瞒、瞒、瞒。

世事已变，你我早已天各一方，尽管在旁人眼里我看着还算幸福，然而一来确实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二来我心中悲苦又有谁人知道？作为一个妇人，我的这些九曲回肠的心思该怎么说呢？只能在每个失眠的夜里望着窗外阑珊的夜色独自垂泪罢了，平常怕人询问，也只能勉强装出笑颜——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你也不知道吗？

原来君心一直似我心。

也许这次陆游的一阕词成了唐婉的催命符，也许唐婉的身体确实早已油尽灯枯了，没多久，她就去世了，只留下了无尽的歔歔。

陆游这一辈子都在怀念她，想念她，不停不息地，一直到他八十多岁的时候，还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地来到沈园墙外眺望她的影子，一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刻还做梦梦见她。从他断断续续的词作可窥见端倪。

这样也好，尽管他有他的家国责任，门第责任，不能效仿那个自挂东南枝的焦仲卿，跟着刘兰芝一起殒灭，但是至少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：有的爱确实是可以持续一生的，而且永远新鲜如昨。

贺铸《半死桐·鹧鸪天》：寻常恩爱才是真

重过阊门万事非。同来何事不同归。

梧桐半死清霜后，头白鸳鸯失伴飞。

原上草，露初晞。旧栖新垅两依依。

空床卧听南窗雨，谁复挑灯夜补衣。

——贺铸《半死桐·鹧鸪天》

很多史料显示，贺铸是个极其丑的男人。说他长身耸目，面色铁青，人称贺鬼头。幸好他生在宋朝，一个宽容祥和的年代，男子以气概为审美标准。我每想到这个都会庆幸，好在这个男人没有降生在魏晋时期，不然恐怕就要承受左思被女人丢烂水果吐唾沫的命运了。

一个样貌丑陋的男人，似乎并不适合春花秋月地玩点文艺腔，理应战场厮杀，或者卯足力气仕途钻营。然而贺铸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文职，竟然在淫词艳曲上还颇有些成就，而且可叹的是，他一辈子都没有当过大官，直到晚年，靠着校讎文字打发时间，最后终老于一间寺庙里。

一个粗线条长相的男人，一个酷爱豪饮，在圈中以豪情著称的男人，我们一般不喜爱去猜他的内心到底有多温柔，他是否心细如发，是否敏感多情——我们关心的也不是这个。就像在三国里只有周公瑾才配得上在刀兵相见的战争间隙，现身出来拨弄一段儿女情长，谁会关心张飞有没有夫人，是否爱过哪家姑娘，是否有过离别愁绪呢？尽管后来的史料都证明，可能张飞